

美國的「亞洲版北約」能實現嗎

作者：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文章刊載於《信報》2024年5月8日

5月初，南韓和澳洲在墨爾本舉行了第六次外長防長（2+2）會議。在兩國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提及，南韓歡迎奧庫斯（AUKUS）國家在「第二支柱」（Pillar II）項目考慮與新增夥伴進行合作。而一個月前，美英澳三國國防部負責人發表共同聲明，表示計劃擴大奧庫斯第二支柱的陣容，並考慮優先納入日本。

所謂的「奧庫斯」是由澳洲（AU）、英國（UK）和美國（US）於2021年聯合宣布成立的軍事外交安全合作夥伴協議，該協議聲稱是為了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實力。協議由兩個支柱組成，第一支柱旨在為澳洲提供核潛艇技術，第二支柱致力於推動AI、量子技術、電子戰、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等8個領域的先進技術能力發展和共享，並將其應用於軍事。

印度不願做美小弟

事實上，早在2020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比根（Stephen Biegun）就在出席美印戰略夥伴論壇時透露，美國尋求與印度、日本和澳洲等印太國家的防務關係更加緊密而正式化，類似「北約組織」，以防範中國的挑戰。對於美國來說，「奧庫斯」作為其「印太戰略」的核心聯盟，可以幫助將澳洲和英國的軍事力量引入西太平洋地區，從而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力量存在。而將日韓納入該機制，則可以將美日、美韓的雙邊同盟體系與其他美國主導的軍事小圈子融合對接。從「奧庫斯」現在的發展趨勢看，美國正在積極利用其來整合軍事資源，並以「3+1」、「3+2」直至「3+N」的方式擴大「奧庫斯」成員數量，以實現美國國內某些人搞「亞洲版北約」圍堵中國的意圖。

但是，美國真的能如願搞成「亞洲版北約」嗎？

從歷史上看，在美蘇冷戰的對抗初期，美國就在歐洲聯合西歐國家組建了「北約」，但為什麼直到冷戰結束，美國也未能在亞洲以集體安全協議的形式來構建類似「北約」的軍事同盟組織呢？

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亞洲的多元性大於歐洲。從種族、宗教、文化、經濟各方面出發，西歐與美國都十分近似。但亞洲各國與美國之間，無論是種族宗教還是文化傳統都相距甚遠。

在冷戰期間，美國在亞洲採取的不是多邊協定構成的安全體制，而是以雙邊協定（如《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體制。這樣的選擇也在側面反映了由於亞洲國家與美國的天然差異比較大，實際上美國對亞洲國家參與其安全防衛的信任程度比較低。而且在雙邊協定的安全體制下，協議雙方實質上並不對等，美國扮演着強勢的老闆角色，而其他亞洲國家屬於小弟和跟班。

除了差異性大，美國不願意在亞洲搞多邊安全協定的另一個原因是害怕被拖下水。在「北約」的體系下實行的是共同防衛機制，當某一成員國的領土受到攻擊時，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各成員國都有義務進行集體防衛。這種集體防衛機制的形成有賴於美國對歐洲國家較高的信任感。而由於美國對亞洲國家的信任度不及歐洲，其擔心一旦在亞洲實行共同防衛後，如果有成員國未按其預期實施了危險行為，則很容易將美國自身也拖入渾水之中。雙邊協定恰恰具有更強的模糊性，是否願意履行保護一個國家的承諾以及在什麼程度介入，依然取決於美國自身的相機行事。因此即使是在美蘇冷戰時期，也沒有搞成「亞洲版北約」。

在近年的國際情勢下，美國又借屍還魂動了再搞「亞洲版北約」的心思。從特朗普上任之後，美國政府就開始不斷做相關的嘗試。第一個明顯的動作就是將「亞太」改成「印太」。原來美國的戰略多以「亞太」為名，而現在搞所謂的「印太」戰略，實際上是想拉印度入夥。2017年美、日、印、澳重啟四方安全對話（Quad），此後四國海軍還舉行過聯合軍演。聯合軍演的課目從海上搜救、反恐轉向反潛和防空等實戰模擬，演習區域集中在中國潛艇時常出沒的海域，具有較為明顯的針對性。

其實美國拉印度入夥，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土耳其在「北約」所起的作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將 97% 國土面積都位於亞洲的土耳其拉進「北約」，實質上是想利用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從另一個側翼制衡蘇聯。如今美國選擇拉攏印度本質上看打的也是這個主意。

但是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印度自身心氣很高，其開國總理尼赫魯就曾說過，「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雖然在現任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之後，印度和美國的關係較以往靠得更近了，但是從俄烏戰爭以來印度對俄羅斯的制裁程度看，印度明顯也沒有跟着美國的節拍走。所以印度是不會甘心像日本那樣只是做美國的一個小弟型盟友，印度其實更想利用中美之間的競爭來實現自身影響力提升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所以如果在美國主導的「Quad」中去掉印度，其真正意義上依靠的盟友是南北兩個錨（Anchor）。北面的錨是美國傳統的小弟日本，因為在二戰以後，美國對戰敗國日本進行單獨佔領和管制，現在日本的政權實際上是美國扶植起來的，所以外交上高度受到美國影響。然而，美國始終沒有將日本當成平等的夥伴。一方面，駐日美軍常常在當地犯案後憑藉治外法權逃脫制裁，引起日本民眾抗議。另一方面，美國在重大外

交決策上也不事先與日本通氣，大搞「越頂外交」。比如 1972 年尼克遜訪華，當時就繞過了其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完全令其蒙在鼓裏。所以日本在美日關係中是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但即使如此，日本還是所有亞洲國家中跟隨美國步伐最緊的一個。

美國在南面的錨是澳洲，而澳洲對美國的心態則比較微妙。一方面，兩國同文同種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另一方面，由於美國覺得自己在二戰中保護了澳洲，所以常以「保護者」身份自居，儘管澳洲承認美國當年發揮了保護作用，但卻並不喜歡美國以「老大哥」的姿態來指揮自己。因此，澳洲在美澳關係中的自主性要大於日本在美日關係的自主性。最近這一年多，澳洲已經主動開始改善對華態度。事實上，澳洲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受益國之一。近些年澳洲經濟總量和人均 GDP 穩步增長的一大原因就是其自然資源被中國大量購買，獲得了很高收益。出於這些考量，澳洲未來是否還會緊跟美國步伐來遏制中國實際上是比較微妙的。

在這兩個相對穩定的盟友之外，美國在印太的其他盟友其實都是不穩定的。南韓是美國在東亞的另一個盟國，但其與美國的關係遠沒有日美之間密切，而且日韓兩個美國的盟國之間也存在着歷史矛盾。雖然現在南韓總統尹錫悅已經是這幾屆總統中最親美的，但他和日本在配合美國抗華上還是有溫差的。韓日最大的區別是，不管日本政壇哪一個派別上台，其政府的親美路線都不會有大的變化。但南韓政壇的左右翼在對華和對北韓的路線上還是有比較大的差別。所以其實南韓也不是能令美國完全信得過的盟友。

「亞洲版北約」搞不起來還有一大原因是，幾乎沒有一個東南亞國家願意完全選邊站去加入一個對抗中國的軍事同盟。現在東南亞國家中明顯親美的是菲律賓，但菲律賓實質上是一個投機主義者，而且其政策也常受到執政者變更的影響而搖擺。雖然現任總統小馬可斯親美，但並不意味着菲律賓完全倒向美國。因為上一屆親華總統杜特爾特的女兒是現任副總統，未來還有可能成為下一屆總統，所以菲律賓政府的對華對美立場此後依然有可能發生大幅度擺動。

東盟國家立場偏華

除菲律賓之外，其他的東盟國家在對華和對美立場是基本中立的，甚至在中美之間更偏華一些。過去和中國有領海爭端的越南和馬來西亞現在已經於美華之間更傾向於中國。就越南而言，在阮富仲打敗南方派的阮晉勇留任越共總書記之後，已經把對華關係作為第一優先的戰略關係來處理，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南海爭端。前不久中越兩國防長會面，設立了兩國海軍熱線，進一步穩定了南海局勢，而且經濟上兩國也很密切。

馬來西亞現任首相安華上台之後，公開為中國仗義執言，比前幾任的立場更加鮮明。東南亞的另一個主要國家印度尼西亞也是這樣，即將卸任的總統佐科助力推動了中國和印尼的雅萬高鐵。候任的總統普拉博沃還未上任就率先訪問中國，並明確表示要繼承前任佐科的對華友好關係。東南亞中南半島上的幾個大陸國家就更不用說了，緬甸、老撾、柬埔寨都在中美之間更親近中國。事實上這些東盟國家最大的經貿夥伴都是中國，所以從利益板塊出發自然不願意選邊站隊。

當然，「亞洲版北約」搞不成的最大原因是美國還在用「冷戰思維」。過去美國和蘇聯是兩個陣營敵我狀態，持續性搞對抗以及零和博弈。而現在中國很明確不搞脫鉤割裂，不搞選邊站隊，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也都很深入，所以美國再想用建籬笆的思路來圍堵中國是行不通的。